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 三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書考索卷五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賦稅門

田賦類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立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禹九等田賦

冀田中中賦上上錯田第五賦第一

充田中下賦正賦第六州第九

青田上下賦中上賦第二

徐田上中賦中中賦第五

揚田下下賦下上錯田第七雜出第六

荆田下中賦上下賦第八

豫田中上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

梁田下上賦下中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九

雍田上上賦中下田第六賦第一

按冀州賦上上田中差四等蓋冀帝都也百物所聚事事皆出於此所以賦特重於他州兗州田中下賦正等九作十三載乃同者兗州水患最甚禹八年于外惟此州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必漸增不知禹於地平天成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尤未盡闢制為貢賦之定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均俗民之政與後世俗括隱田之類異矣

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伯當說者謂地有定

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廢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寧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取之而已豈其以為允法哉九等之賦後世莫不相時而變通豈不為民害歟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傷其法之弊也大禹之貢法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禹之行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禹之時貢法既定而又有巡狩之禮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何不善之有

禹九等貢法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兗貢漆絲篚織文

青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鈐松栝石

徐貢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

織

揚貢金三品金銀銅也璆琕美玉篠簜象牙革羽鳥毛旆旗牛惟木楸補厥

篚織具具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

荆貢金三品柁木幹也括身曰柁柁石中丹

惟箇簠簠美器也三邦底貢厥名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

也匭也青茅以爲茅酒以縮厥篚玄纁此州梁玄纁璣珠類組類九江納

錫六龜曰大龜

豫貢漆漆帛絺絺篚織纁細綿錫貢磬錯錯治玉石曰

梁貢璆名玉銀鑲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

雍貢球琳各玉琅玕石似

禹貢一書有貢有賦賦出於田而貢則因地所有而不責其所無非賦

之外又有貢也周官角人羽人以此意故其書總謂之貢孟子曰夏后

氏五十而貢蓋以田賦亦謂之貢也然而八州皆有貢惟冀州無貢以

畿內王之所食時歛其賦而曰非所謂貢也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

是也是以禹貢之言五服其畿內五百里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

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采皆謂田賦輕重之別也其

外侯服綏服荒服則不言賦蓋取之諸侯而貢之天子天子有常法以

受其貢而已。所謂貢者皆隨地之所產如揚之橘柚荆之大龜必行

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六

畧也

禹五服之賦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

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百里賦納總未釐曰總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指葉也四百里粟五百里采所納稍多其外

五百里曰侯服侯服也百里采供王事二百里男邦男任三百里諸

侯甸為侯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有三百里揆文教教而竹之

二百里舊武衛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東以三百里

夷守平也二百里蔡蔡法也三流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三

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二百里流教隨其俗

商助法

商助法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何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爲屬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平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貢法

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

侯甸貢祀初。甸畿貢殯物任殯以女。事貢布帛。男畿貢器物上什以。下什以。采

畿貢服物絲。葛。布。帛。衛畿貢財物鬼具。鬼財。物之具。蠻蠻夷畿貢貨物絲。麻。布。帛。鎮畿

蠻畿以其所貢實爲贄

成周國中之征

司徒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在之其令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成周任中之法

凡仕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

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二十十五

出士徒車輩以給縣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十之數以任其力待其

政令以時徵其賦

成周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園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殯以女事貢布帛

任衛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成周立賦稅之名

因其比鄰以五人爲伍五五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爲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十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重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廢事

之賡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獲工女効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不足而土有餘也

成周九賦九式九貢之法

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郊 關京 山澤 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任事 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珍貢 物貢

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賦以均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貨賄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

貢助徹之名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為助不為苟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為徹呂東萊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謂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謂徹也

魯宣統畝

魯宣十一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獲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訖五何譏爾譏始獲畝籍古者曷而稅也何譏乎始獲畝而稅古者一也為什一而籍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頒聲作矣左氏之非私也杜預之公田之法十收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稅畝

成公立甲

賜租

文帝二年詔云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一年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八年農民田和之半並文。宣帝甘露二年賜民無出今年租。本始元年五月賜天下租稅勿收並宣

除租

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有租稅之賦其餘田之租稅並文。景帝元年詔曰今年令半田租並本

三十稅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瘁咸出而豪民分田却假厥名三十實稅五也

權益田園稅

成帝賜方進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君不量多少奏一切增賦稅城

之制謂其始也用之有節蓄兵以宿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負故官不濫而易祿此所以善也其後兵冗官濫而用度之數復不節此其所以弊也宋乾德之初諸州民田有荒甚者即蠲其租不待奏太平興國之間津渡鑠稅有仍五代之舊者一切罷去天聖中兩稅之外不許發運如稅茶鹽課虧則不使三司增額

賦稅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繒錢則有筭鹽鐵酒膠則有權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國賦筭也。賦與夫免更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欽藏輸納之職則田租領於司農矣而渠田入於少府陵田入於大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之於司農最後又分於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耐金所以供宗廟嘗耐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

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繒錢酒榷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改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則治庫兵車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耐金以供祭祀開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繒錢之利與之并國租之類則以供軍興至於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焉觀此則漢財賦之歛哉調用之目畧可觀矣觀之而待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稅相關無用傳弛山澤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正欲抑未趨本也武帝之時愚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慮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繒錢賣爵免罪邦國置農官失行均輸權鹽酒酤矣財用宜益滋也奈何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與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票票也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爲術刻矣而其治財尤知本末至如後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織致粟帛布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

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役彼徒見其取諸民之末病也則重賦歛而不卹曾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自其兵役之興而轉移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筭商告繒也而商人困自其賣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遷之法而人財補卽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告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爲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役者出平價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時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卽發其粟卽調其車馬器械是故雖有災變而莫爲之憂漢之所謂有堯鮮而無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入而不更造田畝賣易貧富升降

不實其後兵興財用益出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不以畝定稅而
欽以夏秋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
客以居者傳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
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未陷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足
而借商之令出韋都資陳京請借富商錢淮南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
趙贊閱商賈之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其
後請稅間架筭除陌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
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自初兩稅貨重錢輕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
以給之而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
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言兩稅
新制竭耗綿亘以錢為賦其害尤甚然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
既平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西川節度韋臯則有日進江
西觀察李蕙則有月進淮南節度杜亞等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其外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及女
丁男為戶者半輸。成帝季年權賦民男丁歲輸三斛女子半之疾病
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小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
除

此齊舊制

宋娶者輸半夫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半床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
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已六七清河三
年定令乃卒以十八人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租役六十六還
田免租調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七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
二石義租五十奴婢隸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
送墾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後周舊制

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

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升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難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徒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唐制

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男年十八已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輸純二文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外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閑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水旱霜蠲耗十四者免租桑麻蠲者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丁七者請役皆免租以欽恤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十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樂量州府歲市止所出為貢

元宗開元中頒租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括羨田

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戶口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是父景上書言其不可**元宗**乃用融乃貶景諸道所括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給肯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初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迭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屈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法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德宗**時趙贊請以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錢二十竹木茶漆稅

十之一以贍常平復請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怨及涇原兵反皆罷之。
陸贄說**德宗**曰請革其大甚者大畧有六一曰國家賦稅之法曰租
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歛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
身則有庸天下之法均一雖轉死莫容其奸故人無恤心又曰後帛人
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
著令稅出庸出絹調出繒續布麻葛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德宗**
終不聽。**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三
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曰稅視**天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
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孤獨不濟者畧有以枉法輸稅法既行
民力未及寬方鎮合從而取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矣

分三賦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洎又
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資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

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

本朝稅賦有四品

穀之品五稻麥黍禾帛之品十羅綾純絲綿金鐵之品六金銀鐵銅物
產之品六毛齒齒革羽

均稅

太宗至道三年勅應天下荒田許民請射開耕不計歲月未議均稅直
俟人戶開耕勝任起稅即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求額出冊。**真宗**
祥符六年上言者謂天下曠土甚多請差官檢括上曰今天下賦稅不
均豪富形勢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戶地薄租重實為賦事續

蠲租

太祖開寶六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舊每石加率錢一百六十今每
石止十文餘並放。**高宗**紹興二年詔書可將**建炎**四年應在前殘租
積欠除形勢及官戶州縣公人外餘不問有無專法一切蠲除。又二
十九年詔書諸路人戶積年欠負昨多祀赦文放至二十五年今將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分第四等人戶所欠夏秋租稅和買丁產諸色官物
並與除放○壽皇凡郊恩明堂赦皆放第五等人戶欠租

寬間田之稅

高宗紹興二年詔曰昨詔諭淮東八郡人戶佃田并免二年租稅將來
合行權納之歲可止據當年已種頃畝計數起納其後逐歲添展墾闢
到田畝亦據實數添納度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或州縣過數催追並
治違制之罪仍許人戶越訴○

孝宗淳熙元年劄子切見兩淮自經踐蹂以來郡國殘弊田畝荒蕪長
民之吏不以勞來安集之政為先是以前之詔今尚動九重之軫慮
夫為民病者莫甚於根括田畝而重增租稅何者兩淮之地異時率多
荒梗被四方之民指視歲棄鄉井而樂於遠至者以地刻羣而官賦輕
雖勞不憚方其請射之初實又廢不耕之地未暇計其畝步積以歲月
蓋力墾闢方稍獲利其勤苦亦甚矣比年以來州縣見民間漸次成業
以其不無寬剩之數每行括責復增征歛其實公家所得至微而令民
煩擾不安其非撫字惠養之意淮甸之間民非士者平時極意
恐不能寧居一或擾之則率而之他矣此地之所以不加闢之
不加多也近者朝廷行下湖北路關墾荒田不許通檢仰見聖慈矜念
元元之意又况兩淮之地與湖北事不同先宜存撫欲圖我聖慈令兩
淮湖北已得指揮今後民戶墾闢田畝止令送納舊稅不得別法增添
廢幾民被實惠漸成富實奉聖旨依準

緩下脩之租

又八年劄子切見今州縣催科之責皆在縣令得人彼固自有處若非
其人其權盡出於胥吏之徒多護其黨且如監司州郡人更有產者未
嘗納官物假使納破未嘗足數蓋縣邑之庇也至於縣邑人吏又復自
庇又各庇其親黨拖欠官物歲歲有之豈獨此哉攬納等人攬民戶錢
物在已不盡以輸官例是計會鄉司互相蒙蔽而鄉司等人亦復與之
為市膠固深結牢不可破此兩色者所欠稅賦初未嘗足唯○祥符三年
郊赦與夫水旱異恩放至某年則彼固皆曉然無累矣至於貧民下

初未嘗沾尺寸升斗之恩故朝廷實惠悉為虛文者良由此蓋有說彼縣邑催科既庇其大者雖多不問乃治其小者至絲粟不貸安得有隔歲不納者乎故小民所欠尺寸升斗合往往出引追遠絡繹道路不問其數多少與已納未納並行決捷流血盈庭所不堪聞又分委佐官謂之比按所欠稅戶累累枷錮口無漿飯而身被楚毒往往狼狽而死倚郭大邑大抵如是人不為恠而況山僻小邑又可知已然則和氣安得不傷水旱安得不作臣愚以為宜令州縣索簿點對有人吏之不納攬戶之不輸者並行斷罪即時監納仍出榜令人陳告至於下戶所欠稅賦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令各縣不得追呼及行決捷如此則所欠多者不得容隱所欠少者度免追擾矣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止是數百文上下錢利害又自各有大保長催納必不至拖欠臣所以欲免其追呼決捷者有利於民無損於官故也公夏稅米及下限苗米亦未及下限苗亦未起催朝廷約束政可施行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兩行下州縣仍令監司太守覺察所部有催科不擾撫字有方者具

禁受納情弊

實為閭閻有催科煩擾為害小民者以名申奏度幾州縣之間有所懲罰不至循習以傷和氣聖者依

仁宗慶曆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寮上言切見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剝求媚於上民之輸租已是大半之賦享有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剝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以萬數積累則所聚之數不少且以江西路歲伯萬石為準若每石米一斗以百萬石出剝已及十萬石米數若在民間米價必不至騰貴一旦於民間取十萬耗入官則民下必食貴米理為的然此只租引一路之弊如此況天下之廣其弊可知臣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以為出剝乞賜貶黜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諭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措斂是與朕結怨於民也遂下諸路止禁之。高宗紹興元年即位赦文內云比來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並行禁止。紹興七年進呈論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

斗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謂誰候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二十四年進呈臣寮言諸路州縣受納物帛官吏作弊邀難人戶將中程好物沮抑不受至用柿油等退印損壞縱容攬予多取民錢將紕疎之物納官上察其為民害命有司申嚴見行條法行下令監司御史臺次第糾劾民有越詞者聽之。聖。淳熙四年勅訪聞諸路州縣月納人戶苗米往往過數多收斗面顯是違法重困民力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監司常切約束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誓宗輕重

太祖開寶八年詔紬絹不滿疋許納價錢。仁宗慶曆六年詔諸路轉運司夏秋折賣自今於未納半年前榜諭之。紹興二十六年上宣諭曰前日臣寮有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疋私直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須量與減損若只令行下看詳未濟事不若便剗與四川總領司令契勘今蠲減數目申朝廷度幾民受實惠。聖

數目

建炎元年即位赦文內云上供悉有常數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開具祖宗上供舊制及增添數目聞奏當損以舒民力。三年知安州蘇運乞奏減年額上供羅上問祖宗額幾何輔臣對皇祐編敕一萬匹問今幾何輔臣指運奏言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嘆曰民將何堪時運奏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今數因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聖

詔令監司通融州縣

淳熙六年三月御筆手詔朕躬節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元躋于富庶之域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無乃賦入寡而用費衆歟吏二千石有能有不能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彼等得不深思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

抑其耗蠹數者備矣郡計何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寬屬邑寬則民力裕則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於汝何吝若乃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然後從而効之斯亦晚矣是則黜陟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知朕意

漕臣條具州縣取民色目

劄子臣恭觀今年三月二十四日親筆手詔曰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故分道置臺寄耳目於爾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當按察欲其早正奏定毋使病民也聖意惻怛何其知民疾苦如是之深切也臣久任州縣粗知色目試論其所以然大率守令下車未徇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欲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又不測委郡丞職幕官下邑點檢責辦邑官認寢錢制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剛刷錢二稅就州輸納創為色目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令就整一寸納一天一合納一升謂之暗令錢酒稅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迎年

課利錢至於催剝上供錢物之類申發鈔牒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衣賜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補虧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坊謂月椿并青冊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督促之期急於星火每月輸變逐簿付催發稍有所虧動輒監繫大率不過數請上戶勸誘預借非理科罰籍沒家產積欠既放而復催常賦已足而重納寄納官庫少有給還理索費到納官例多乾沒和買役錢歲有定額今平江諸邑無故追索人戶砧基簿驅磨虛具失納和買役錢監催三年六利人戶遇有交易方可買契今台州諸邑則有預借稅契錢候有契日銷還甚者多賣紙於人價增數倍應詞訟及胥吏行遣供責必勒令責買方與受理此則江西盛行又有年計廣造惡酒應皂隸行鋪僧道倡優皆無幸免此風則秀州尤甚是皆縣迫於民之色目也臣欲乞自今以往取見州縣逐年收支之數量其入以為出凡縣道匱乏當自州郡設措務稅容其從便輸納酒

稅使之隨宜措置少寬其積欠凡州縣財無餘者則照對文曆申朝廷不可作寬剩而制不可作羨餘而獻雖錢日之數未能遽革其間有名無寔不便於民違戾三尺如前所陳必痛行蠲除或守令有愛民之寔則使之論薦其並緣為姦者按劾上聞如此則奉行詔旨裁抑其耗蠹也七月十七日奉聖旨令諸路漕臣約束所部不任違失如有科擾之處即具名按劾漕臣失覺察亦重寘典憲

修貢籍之利

淳熙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劄子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寔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慾朝廷不能制州縣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廼簿錄所書之數而此外巧立名色大率十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窳易其弊如麻豪民大斛與之為一則可以蠲廢貧戶細民所欠有限則任其誅罰於是富者日益貧而國始病矣

臣嘗考唐制合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一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繫省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轉運所得是也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而攷焉若州郡處處得人而不為官吏侵耗不為豪強隱落則雖竭民力而取之亦是也遣不辨何益於事不但此弊而已朝廷不知取民之實數多寡任情輕重無制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弛民間將何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又有所謂隨羅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磨費夏稅正額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合令就整又有疇令折帛又有寬剩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磨費亦何理哉此姑舉二說而言爾其他征求又不止此為今之計謂且取見諸路大都財賦之所入稍依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望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均之通判悉蠲於民朝廷不利

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利出納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內而責任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久治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採擇而行之天下幸甚奉御筆批韓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具造貢籍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侯已就緒當頒降諸路依做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今節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簿之弊

高宗紹興二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也訪問造簿之弊或奸藏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絕詭名挾佃產去稅存之戶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倚閣檢察推剋廢使斯民猶堪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橫歛也如違令佐公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并許民戶越訴

群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列行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稅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稅賦焉貢總以貢名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布濟林山澤之征然用羽章為守以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頭會箕歛無藝甚矣漢氏之與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十五以上有筭賦又戍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厥名三十仍十稅五王莽下台亦曰漢氏賦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祖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考武時入物補官出貨除罪更皮幣并舟車推鹽鐵均輸榷酒詬其目多